


湖畔的秘密

[英]薇儿·麦克德米德 / 著
(Val McDermid)

顾洁 / 译

THE
GRAVE
TATTOO



英国推理小说女皇、钻石匕首奖得主
英国 BBC、ITV 两大电视台御用作家

新作

无法埋藏的秘密，传说与真相，千头万绪
不可掩盖的光辉，诗歌与人性，美丑交集



清华大学出版社

湖畔的秘密

[英] 薇儿·麦克德米德 / 著
(Val McDermid)

顾洁 /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Val McDermid

The Grave Tattoo

EISBN: 978-0-312-33921-0

Copyright © VAL MCDERMID 200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 COMPANY AUTHORS' AGENTS Through BIGAPPLE,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0848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畔的秘密 / (英)麦克德米德 (McDermid, V.) 著; 顾洁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 The Grave Tattoo

ISBN 978-7-302-36732-1

I. ①湖… II. ①麦… ②顾…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5909号

责任编辑: 陈莉 蔡琦

封面设计: 周晓亮

版式设计: 妙思品位

责任校对: 曹阳

责任印制: 李红英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0mm×240mm 印 张: 19 字 数: 38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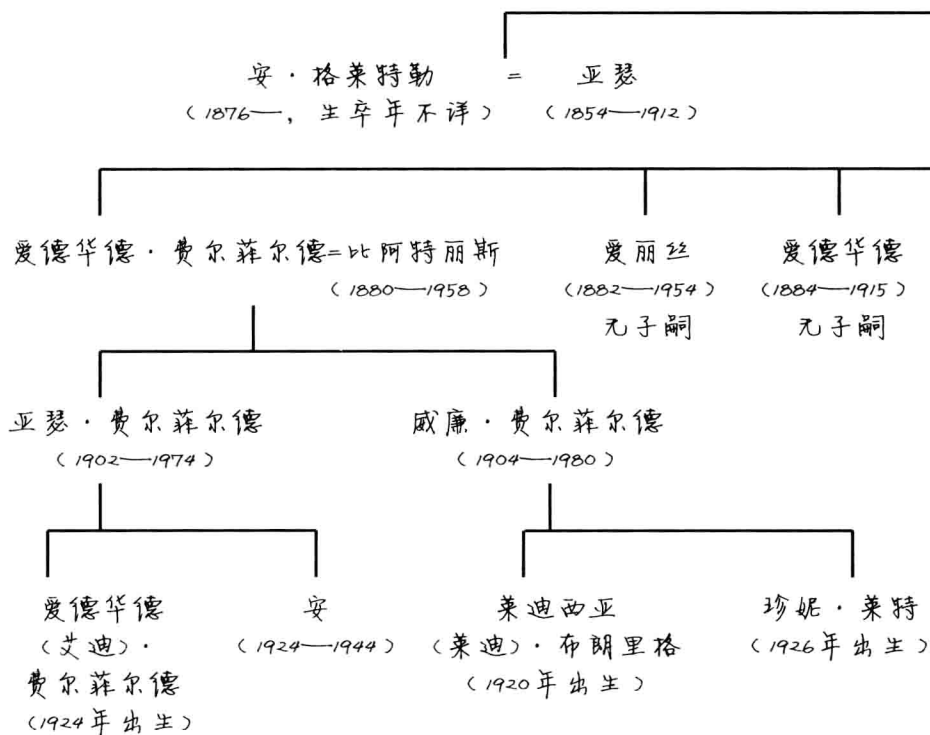
定 价: 29.80 元

产品编号: 060234-01

读者啊！若是宁静的沉思
为你储备了清明的神智
你就会懂得：每一件事情里
都合有一个故事

——威廉·华兹华斯《西蒙·李》
(杨德豫译)

家谱图



夏尔卡丝·梅森/梅伊森 = 阿诺德·克卢洛
(1831—1887)

威廉
(1858—1927)

梅
(1859—1899)

亚瑟
(1886—1959)

托马斯
(1907—1978)

亚历山德拉
(1910—1919)

唐纳德·斯温 = 玛蒂尔达(蒂莉)
(1930年出生)

戴维德 = 伊迪斯
(1928—1999) (1932年出生)

托马斯
(1954—2001)

爱丽丝
(1975年出生)

法兰克
(1977年出生)

吉姆
(1980年出生)

山姆
(1998年出生)

亚历山德拉
(2000年出生)

鸣谢

这本书的灵感来自多年前我在参加犯罪小说家协会北方地区年会时和阿伦·汉金森的交谈。在此，我感谢雷吉纳·希尔对组织本书写作以及罗伯特·巴纳德对完善本书初稿所做的工作。是华兹华斯研究专家朱丽叶·巴克爾一直在鼓励我继续本书的写作。还有华兹华斯基金会会长，已故的罗伯特·沃夫，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毫无保留地既贡献了很多时间又贡献了如同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作为一个专业法医人类学家，苏·布莱克为我提供了法医解剖方面众多极有价值的信息。作为作者，我需要对文中任何不精确的地方负全部的责任。还要感谢雪莉·开普尔，是她在我中途停滞的时候激励我继续前行，直至完成全书。要是没有我的编辑茉莉亚·维斯顿，我的经纪人简·格里高利，还有文字编辑大师安妮·奥布莱恩的全心支持，我的这本书也不可能得以完成。最后，我还要感谢凯利·斯密斯，是她为这个黑暗的世界点亮了一盏灯。

序 幕

2005年9月

地球上任何一个风景地，其背后总是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久远的过往层层叠叠，在地表深处蛰伏。没有多少是永远深不可知的，只是它们总是那么静悄悄地蛰伏着，耐着性子守候着，看着世间众生的某一次举动或者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灾难，迫使它们自己的骨骼最终刺破肌肉和皮肤，最终又一次地浮现在人世间。过往的一切如同逝去的先人，总是如影随形，无法摆脱。

那个夏天，瓢泼的大雨从未停歇，整个英格兰好像一下子被迁移到了热带地区。急流如注，形成连串的漩涡，将原先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园摧毁殆尽。绿油油的成片牧场转瞬间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牛羊牲畜深陷在齐膝深的泥泞中不断地挣扎着。猛涨的河水冲垮了堤坝，水流一路肆虐，奔涌向前。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早已不复往日的风采，街道已然是汪洋一片，车辆像是被孩童遗弃了的玩具，被急流推搡着，在港口堆积成山，金属车身扭曲变形，相互挤压，凌乱不堪。泥石流裹挟着泥浆将汽车压在底下。这一年的收成彻底泡了汤，村里人在无声地哀叹。

那个夏天，全英国都被笼罩在这连绵不断的大雨之中。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所有的一切都不得不承受着无休止的雨水的重压。在湖区，大雨不断地冲刷着山冈和谷地，就在人们不知不觉之间，这个地区几个世纪来一成不变的地貌被改变了。湖区的水位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夏季最高位。唯一让人略感欣慰的是，还有那么几天，太阳偶尔像施恩似的透过云层，照射到地面上。这个时候，湖面就会浮现出一种深幽的绿色，颇为赏心悦目，一扫往日的阴郁。

在坐落于朗格梅尔海滩的费尔海德村的高处，远古时期的泥炭沼泽地，在经历了连日雨水的冲刷之后，变得面目全非。随着秋季渐渐来临，这一带的地表终于再也无力遮掩了，一个封闭已久的秘密终于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从远处看去，那里仿佛有一块皱巴巴的油帆布，泥沼黑水的长期浸泡使其表面呈现着棕黑色。走近后，乍一看，也似乎并不那么惹人注目；没过多久，油帆布上分离出了一片污物，飘浮在水面上。凑近后，再仔细一看，令人不禁毛骨悚然。这个秘密埋藏了几个世纪，却在这样一个夏天暴露了，它给这个村子所带来的变化远大于这个夏天的恶劣天气。

吾儿：

见信如晤。祈愿你和你的孩子身体健康。我最近刚刚发现一件和你父亲有关的事情，这件事情令我极为烦心。我和你父亲之间向来没有秘密，但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他尚在世的的时候的，而我竟然浑然不知。这可能让你深感诧异，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希望，一辈子都不知晓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也会意识到，你父亲在世时为什么要竭力保守这个秘密。至于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他也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尽管如此，这件事毕竟和你个人特别相关，甚至可能会时不时地给你带来更多痛苦，因而，我希望由你自己来决定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会尽量找一个对我们家忠心耿耿的人来将这一切转交给你。愿你尽可能地随着自己的心意来。

深爱你的母亲

01

那个夏天，大雨不停地下
看着大雨，你的心被撕扯成了碎渣
雨雾也被扯碎了
那令人绝望的车站，波纹状的屋瓦
雨水哗哗而下
坐在那里等着我的那班车
脚底慢慢地湮成了小水洼
思绪在雨中散着点点星光
想起了你，远在海角天涯
沐浴在希腊的阳光下
那里的天空，从来就不曾有雨水落下

瞪着自己刚刚写下的几行字，简·格雷欣一下子不耐烦起来，手中的笔狠狠地划过纸面，尖利的笔尖将纸张瞬间划开。该死的杰克，她愤愤地想到。她已经不再是懵懂无知的怀春少女了。那种伤春怀秋般的诗歌情怀，早在N年前就被她彻底弃绝了。大学刚毕业时，她就深知，自己永远都不是著名诗人的料。她真正擅长的，是研究别人的诗作，诠释前人的工作成果，探索字里行间之间隐藏着的关联，剖析诗歌的隐晦内涵，让那些怎么也读不懂这些诗歌的人知道自己的才思有多么广大精微。“该死的，该死的杰克。”她禁不住地怒骂出了声，用力攥紧纸团，一下子扔进了垃圾筒。自己实在不该为了杰克这样的家伙浪费任何脑细胞，也不应该一想到他，胸口就无来由地一阵剧痛，像是被谁一把揪住了心脏似的。

得赶紧想个办法把杰克从自己脑袋中赶出去，简转头向书桌上的那堆唱片看去。这间逼仄的小屋，原先是政府提供给她居住的廉租套房中的卧室，不过被她挪为他用了，还美其名曰“自己的工作室”，着实有些自欺欺人。特意从最底下一张开始向上翻看所有唱片的名称，满心希望能够找到一张不会搅乱心情的唱片……他究竟算是她的什么人呢？前男友？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恋人？没法贴上明确标签的恋人？恐怕只有天知道，反正她自己是说不清道不明了。他究竟是否也会偶尔想到自己，是这一周想到还是下一周想到？对于这一点，她也实在没有任何信心。自个儿小声地嘟哝了半天，她终于抽出了尼克·凯夫的《谋杀歌谣》，放进电脑的光盘驱动器中。尼克那如同黑夜般深幽的嗓音实在是太契合她的心境了，恰恰是这个时候能够找到的最完美的心理舒缓剂。尽管心情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好转，简还是发现自己竟然开始笑了起来。

简捡起在杰克·哈特内尔无缘无故地闯入她脑海之前正在阅读的书本，继续往下读，可是没过几秒钟，她就意识到，自己压根就无法集中精神。她冲着自己咬牙切齿了好一会儿，最终用力地合上了书本。《华兹华斯 1807 年书信集》

还是再在书桌上待一会儿吧。

她还没想好接下来究竟应该做些什么，突然听到了手机的提醒声。简皱起了眉头，看了看手表，对了对手机上的时间。“去他奶奶的。”她叫了起来。已经十一点半了？整个上午就这么又没了？

“该死的杰克。”又一次骂了一声，她赶紧跳起身来，关掉了电脑。那么多的时间本可以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竟然都被自己浪费在对那个该死的家伙的胡思乱想上了。她抓起自己的提包走到另一间屋子。这间本来是客厅的屋子被简改造成了卧室，因为原先的卧室被空了出来，作为完全独立的工作空间。但是，这么一来，除了待在工作室，其他的生活空间就变得极为拥挤了。当然，为了能够随意地摆放书本和笔记，不必每次在吃饭或者睡觉时还需要将它们挪到其他地方去，这样一点小小的代价，她付出得还是心甘情愿的。

说真的，这间小卧室实在是太迷你了，就算简已经将自己的生活压缩到最简单的地步，也还是几乎转不开身来。她的沙发床，白天是折叠起来的，但仍然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床对面的墙边摆着一张小桌子，底下嵌进了三张木凳子。墙上悬挂了一台小电视机，远处的角落里堆着一个软趴趴的塑料大坐垫。屋子实在是小得可怜，不过呢，总体感觉还是很清新的，墙面刷成了浅浅的绿色，干净而又清淡。正对着沙发床的墙上悬挂着好几张湖区彩色塑封照片，差不多 A3 纸大小。在系列风景照的正中央，就是格雷欣农庄的全貌，也就是在这里，她的家族绵延了好几代，艰难地生存到了现在。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不管窗外发生什么，简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自己在其间长大成人的世界，那个世界着实让身在喧嚣都市中的简眷恋不已。

脱下身上的运动套装，换上黑色紧身牛仔裤，还有能够勾勒出自己胸部线条的黑色 V 字领弹力上衣。其实，这样一套行头绝不是简的首选，但是经验告诉她，穿上这样一套让自己身材显得凹凸有致的行头意味着客人会更慷慨地给小费。值得庆幸的是，她天生橄榄色的肌肤配上这么一身全黑的打扮，倒也没有让她看上去像个终结者。她的同事哈利也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她这么穿也没变成一个肉鼓鼓的粗笨大妈。瞥了一眼窗外的天气，她从衣架上抓起防雨外套，一边套上一边向门口冲去。这么搭配是不是太老土，这已经不是她这时考虑的重点了，在这样一个眼看就要大雨倾盆的时刻，能够干干爽爽、暖暖和和地准点上班，比什么都强。

在开门踏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前，简还是习惯性地又瞄了一眼墙上的湖区风光。那些远在费尔海德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就算再怎么大胆地往最坏的方向去想，估计也很难想象得出她现在所处的境地。还记得当初她好不容易争取到了马什普尔农苑的一套廉租公寓，就迫不及待地向妈妈汇报这个好消息，朱迪·格雷欣脸上的表情一下子生动起来。她说：“很不错哦，亲爱的，我还真不知道伦敦竟然也有农场。”

面对这样的反应，简只能哭笑不得地摇头：“妈，那里已经好几百年没有什

么农场了，那是六十年代政府盖的廉租房，要多结实有多结实。”

她妈妈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哦，好吧，好歹你头上还有片瓦遮着。”

那一次的对话就这么结束了，不过简很了解自己的妈妈，因此压根就不想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说白了，妈妈就是觉得简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条件，所以能够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也只能仅此而已。这么憋屈地居住在一套没人看得上眼的公寓里，而这套公寓就坐落在伦敦最东端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区里。这个小区，几乎没有什么人拥有合法的工作，孩子们没日没夜地四处乱窜，丢弃的避孕套和注射针筒随处可见，比疯长的野草还多。自己心爱的女儿就待在这样的地方，朱迪·格雷欣怎么可能乐意？撇开其他方面不说，这让她哪里有机会向别人炫耀自己女儿在伦敦生活得如何滋润。

不过，简还是老老实实在把自己的真实现状告诉了哥哥马修。当年家里两个孩子，只有她远离了家乡，而马修则像他自己一直说的那样，因为总得有人留在父母身边尽孝，而不得不留在村里，直到老朽、死去。也因此，只要有任何事情能够消除一些马修内心的不平，简总是很愿意去做的。不过，说起来，事实上，他才是家中第一个飞出牢笼，去外地上了大学的孩子，而且最终也是他自己决定回到家乡，干起了那个他一直向往的工作。很多时候简也明白，马修是一个生来就喜欢抱怨的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倘若当初在家乡能够找到她喜欢的工作，哪怕只有一线可能，她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伦敦，回到费尔海德去的。但是在湖区那个地方，又能到哪里去找到一份研究工作，尤其是关于华兹华斯方面的研究工作呢。除非她甘愿放弃严谨的学术研究，转而每天给学校里的孩子们介绍湖畔诗人的诗歌生平。她内心深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对那些诗作的热情很快就会灰飞烟灭的。也因此，如今的她不得不委身于地狱般的喧嚣都市中。穿过长长的廊道走向楼梯，简尽可能地低下脑袋。她一直觉得，原先这幢楼的建筑设计师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阴暗心理，在设计整幢楼的结构时，竟然会让外面的风聚集起来，最终回旋到过道里来，以至于就算是在炎热的夏天，即便是外面吹着凉爽的微风，里面也会转瞬间狂风大作，令人毛骨悚然。而要是到了秋季，尤其是下雨天，那风就会携卷着雨丝，渗入每一个角落和缝隙，渗进人的衣服。

好不容易走到楼梯口，简终于略微舒了一口气。电梯是不要指望的了，墙上那些文辞不通的鬼画符也是司空见惯的。角落里的垃圾被风刮过来刮过去，泛出异味，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腐烂味和尿骚味，倒逼着简赶紧下楼。在楼梯第一个转弯处，她的胃突然翻腾起来。眼前的场景，早就应该是见怪不怪的了，但是每一次当她看到在往上三级楼梯的狭窄扶梯上，小心翼翼地盘着腿坐着的像在打莲花坐的小人儿时，她的膝盖总是忍不住地打颤。

“嘿，简。”那个小人儿细声细气地喊道。

“嘿，泰尼勒。”简回应道，虽然心中惧怕，但脸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笑容。

带着一副视死如归的轻松神情，泰尼勒伸开双腿，一下子跳落到了简身边

潮湿的大理石台阶上。“你蒙头想啥呀？”这个十三岁的少女边跟着简往前走边质问道。

“我只知道我再不快点，上班就要迟到了。”简边回答，边往下走，顺便加快了下楼的速度。泰尼勒亦步亦趋地跟着她，长长的发辫在窄窄的肩膀上来回晃动。

“我跟你一起走吧。”泰尼勒一边说着，一边试图摆出一副街头小地痞的步态。这是她跟那些总是在小区附近乱晃荡着，指望着哪天最好能够加入黑道的小混混们学来的。那些小混混们，整天不学好，就知道跟他们的兄长、表亲或者任何一个至今尚未被收押关监的人瞎折腾。

“我真不愿意让你觉得我就是个讨人嫌的中产阶级老女人，不过呢，泰尼勒，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学校上学吗？”又是老一套的对话，简都不用去猜对方会怎么回应了。

“那些老师能教我什么呀，”泰尼勒语调平平地回答道，尽可能迈开步子跟上已经走到大街上的简，“他们知道我个球。”

简叹了一口气：“你翻来覆去的就这么几句话，我实在是听腻了，泰尼勒。你很聪明，除非你能够接受足够多的教育，走出一条完全新的道路，否则的话，你就会一直被困在这里。”

泰尼勒双手插入山寨版的皮夹克口袋中，耸了耸窄窄的肩膀，反驳道：“去你的，我可不想被谁管头管脚的。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妈妈宝宝式的唧唧歪歪。”

她们穿过小区大楼下面的人行道，走到了一条双车道边上，身边的汽车呼啸而过，驾车者因为终于可以换上了快速档而大呼小叫的，轮胎在湿滑的沥青道路上划过，发出尖利刺耳的声响。“除非你能够好好地动脑想一想，否则我实在看不出你怎么能够逃离眼前这一切。”简干巴巴地回应道，尽可能避开人行道边上的栏杆和汽车驶过溅起的水花。

“简，我想像你那样。”这样的说法，简从泰尼勒口中已经听到过无数次了。

“那就赶紧给我去学校。”她回应道，尽可能不流露出内心的恼怒。

“我恨死了老师让我们做的那些事情了，”泰尼勒喊道，嘴唇不由自主地撇起来，一脸的蔑视表情，她自己尚未意识到靓丽的脸蛋罩上了一层不屑一顾的面具，“压根就没法和平常给我看的那些相比。”她的语调一下子从街头的小混混腔变成了标准的英语说法，似乎一离开那个小区，她就脱胎换骨了似的。

“我相信你说的，但是你要知道，我没什么值得你效仿的。在酒吧里打打零工，在大学研究室里混混日子，指望着出版自己的专著，然后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这可不是我一开始规划的道路。但是，就算是为了达到目前这种状态，我还是不得不经历这些令人烦透了的事情。不瞒你说，我真觉得我现在所做的一切绝大部分都不值一提。”她自顾自地说着，将泰尼勒可能的回应尽可能地挡在门外。她倒是真希望自己能够给这个孩子提供一些真知灼见，而不是日复一日的老生常谈，但是，面对这个十三岁的混血孤儿，这个不仅只是崇拜华兹

华斯、柯勒律治、雪莱和德昆西等诗人而已，而且还能够轻易就抓住这些诗人诗作的精髓的孩子，简直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要知道，就是她自己，达到这个小孩现在的水平，恐怕还需要十多年的刻苦研读呢。

泰尼勒侧了一下身给一辆婴儿车让路，车上的婴儿长着圆月般的脸，两颊涂满了巧克力，嘴里叼着一个奶嘴，像个瓶塞一样，让这个胖嘟嘟的小孩更像是鼓足了气。推着婴儿车的妈妈看上去似乎并不比泰尼勒大多少。“简，我可不想像刚才那个妈妈那样，”泰尼勒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绝望，“兴许我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来让诗歌管点用呢，兴许我可以成为像炸药小姐那样的说唱歌手呢。”她又说道，有一点不那么确信。

她俩都知道，那恐怕永远是幻想。真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够发明一种名叫“自尊”的药剂，让简能够在泰尼勒往自己静脉里注射让半个小区的人都沉迷其间的海洛因之前，先将这种药剂注入泰尼勒的静脉。在汽车站台前，简停下了脚步，转身面对泰尼勒：“没人能够从你的脑子里抢走那些诗句。”

泰尼勒咬着癍痕累累的指甲瞪着人行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她几乎开始大喊大叫起来，“你他妈的又怎么知道我是怎么熬下来的，嗯？”突然之间，她绕着自己的双脚打了几个圈，然后就奔跑起来，如同一头瞪羚，优雅的双腿沿着凹凸不平的人行道飞奔。看着她消失在一条小巷里，简的心中，由衷的赏识和无望的怜惜交织在一起。在十分钟的车程中，这种情绪一直困扰着她，直到她推开酒吧的大门仍然在那里萦绕。

还有五分钟就到正午时分，维京酒吧还是空空荡荡的，一个客人也没有。屋内的金黄色木地板、镀铬台面和玻璃酒杯，在卤化灯的聚光下闪闪发光，很显然，在清洁工打扫完之后还没有一个客人到来。哈利又在唱机上放上了电影《爱到尽头》中迈克尔·尼曼的配乐。在这样宁静的氛围中，你似乎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弦乐队正在演奏的身影。不过，再过二十分钟，维京就会立马大变样。这个城市里所有的骗子都会蜂拥而至，利用短暂的午休时间，尽可能地大吃大喝一番。空气中弥漫着的将会是鼎沸的人声，交杂的是各种各样的体味和烟味，到那个时候，除了应付酒吧里挤挤攘攘的人群之外，简已经不可能再分心去想别的事情了。

不过，现在这个时刻，静谧是这里的主旋律。哈利·兰布顿正站在吧台浅色桦木转角的一端，撑着前臂浏览今天的早报。头顶的金发削得很短，灯光打在上面凸起的部分，让他摇身一变，俨然成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画家笔下的圣徒。听到简踩在木地板上的脚步声，他快速地瞥了她一眼，算是打了个招呼，脸上洋溢着的笑容柔化了他那原本棱角分明的窄小的脸。“还在下雨？”他问道。

“还下着呢。”简往更衣柜走去，路过哈利身边，顺便亲了一下对方的脸颊。“大家都到了？”回到吧台，简一边用发圈将自己蓬松着的卷发箍起来，一边问道。

哈利点点头。简松了一口气，绕过哈利肌肉紧绷的后背，开始检查自己所

需要的各种工具，确保一会儿忙起来不会忙中出错。她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完全是因为哈利的男朋友丹，丹是她大学里的好友和同事，不过她也不希望让别人觉得她是在利用这一层关系。再说了，哈利曾经说过，经营管理这个酒吧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终有一天，他将会做出决定，究竟应该如何度过此生，也因此，简并不愿意因为这层关系而遭到同事的排挤，在新老板面前诋毁自己懒惰或者无能。在维京做招待并不是什么轻松的活儿，而且收入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她真的需要这份工作。

“我最终确定了我将要写的书的名字。”她系好白色的酒吧专用围裙，说道。哈利扭过头，带着询问的眼神望着她。“《扭曲的桂冠诗人：威廉姆·华兹华斯作品中的政治、诗歌和虚饰》，你觉得怎么样？”

哈利皱起了眉头，想了想，说道：“我还蛮喜欢这个书名的，这么一来，倒真能引起我对那个令人腻歪的老家伙的兴趣。”

“有兴趣就好啊，至少能够多卖点书。”

哈利点点头，翻过一页报纸，粗略地瞄了几眼。突然，藏蓝色的眼睛一下子眯了起来，沙色的双眉间出现了几道皱纹。他喊道：“嘿，你就是来自费尔海德的吧？”

简回过头去，手上还拎着一瓶橄榄油：“是啊。可别告诉我，那里终于有人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哈利抬了抬眉毛：“真给你猜着了。有人在那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今晚，我回想起我们在阿方西登共度的那段时光，还有人们对我和柯勒律治的无端猜疑，竟然认为我俩都是敌军的奸细，是波拿巴政府雇来刺探情报的。我回想起柯勒律治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如果有人真的相信诗人也能够担当间谍的话，那实在是太不合乎逻辑，因为我们诗人眼中所见之物无非就是我们写下的一行行诗句，要是还有其他任何事物能够引发我们的共鸣，那么身为诗人的我们，是绝不可能藏得住这些秘密的。就这样一个关键的判断而言，他显然一点都没有说错，因为这些日子所发生的一切，已经开始在我的内心深处发酵，挣扎着，寻找合适的诗句，以便获得出口呢。但是，考虑到更为重要的我们自身的处境，我真心祈望，他不是那么一针见血，因为，在我家那个与世隔绝的后花园中，我自己的亲身遭遇可能会让我和我的全家，从此身陷噩梦，不得脱身。最初，我一直坚信，我是在梦中经历这一切的，因为我向来就不相信所谓死者亡灵再现的说法。但他并不是什么幽灵。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是一个我一直以为此生再无可能相见的人。

马修·格雷欣吞下最后一口咖啡，随手将杯子扔进了水槽。学校规定，所有教工都应该自己负责清洗工作，但是马修总觉得，不同的层级应该享有不同的特权，因此，自从他被擢升为校长之后，他就把洗洗涮涮的活儿留给其他教工去打理了。再说了，与洗个杯子什么的相比，有的是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呢。好在至今为止，还没有什么人因为他的“端庄”做派而指指点点，当然玛西亚·波特除外，马修已经发现后者有好几次冲着自己瞪眼了。不过呢，玛西亚也只是一个孱头而已。最终，是他而不是自己得到了学校里这个最高职位之后，玛西亚就学乖了，放弃了让整个世界围着她转的念头。一时间，她似乎成了只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再也不去过问外界的一切了。对于马修，她自然还是不能完全释怀，但也没有再试图去直接挑战他。在马修尚未被提拔为校长之前，情况可是完全不同，那时，按道理两人还是同级别的，但是，很显然，她就是喜欢倚老卖老。时至今日，在这样一个加起来只有五个老师和四个教学助理的乡村小学校，她的面子功夫也算是做得不错的，她尽可能地对他这位现任校长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

教学助理，这可真算得上是天大的笑话，她们无非是一些整日里闲得发慌的大妈，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想法，认为既然自己给了孩子生命，那么很自然，也就同时拥有了教育这些小家伙的资本。事实上，这些妈妈们所谓的受教育经历早就与现有的 SAT 入学制度和全国通用课程风马牛不相及了。她们怎么可能真正理解马修这些老师们每天所不得不承受的巨大压力？马修自己从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他总是试图去提醒这些做母亲的，告诉她们这个世界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么做的最终结果是，那些妈妈，包括他的同事，开始尽可能地不在教师办公室里露面。这其实反而挺对马修胃口的。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办公室实在是太小了，没法完全满足他的需求。教师办公室相对来说更适合他工作，在那里，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泡上一杯香甜的咖啡，好好地享用一下。

水槽上面的那面镜子挂得实在太低了，只有弯下腰来才能看清楚镜子中的自己。很显然当初挂上这面镜子纯粹只是为了那些女老师，而没有照顾到现在这位六英尺高的校长的身材。镜子中，回瞪着马修的是一双藏蓝色的眼睛，橄榄色的皮肤，比本地人常见的要深一些。这一肤色是来自康沃尔的外祖父传给马修和他妹妹简的母亲，然后再这么遗传下来。他顺手梳理了一下自己遗传自父亲那一方的黑色卷发，这一头卷发总是桀骜不驯地翘着。他妹妹也有着一样的头发。马修一直没搞明白，同样一头长发，长在她妹妹头上就那么引人注目，而在他脑袋上却偏偏使他看上去很像还处在潦倒生活中的美国谐星哈珀·马克斯。马修一边回想着接下来要教的两个高年级班级的课程的内容，一边冲着镜子中的自己做了个鬼脸。家谱学和遗传学，这两者如同基因图谱的

双螺旋线，缺一不可，二者相加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结果。任何一个人，只要亲眼看到他和他的妹妹以及他的父母，都不会去怀疑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他的父亲有着同样的黑色螺丝式卷发，当然他父亲的父亲也同样如此。

下午课的铃声突然响起，马修赶紧冲出了教师办公室。还没靠近教室门，他就已经听到了学生们窸窸窣窣的说话声，不过等到教室里十五个孩子一看到门口他的身影，立马就闭上嘴巴，教室里鸦雀无声。马修心中暗自得意，这也算得上是乡村小学校的一种好处了。在学习全国通用教程的同时，这些孩子至少还能掌握不少为人处世的道理。他才不会羡慕那些在简所在的伦敦城区学校里教书的老师，一想到那些家伙就为他们感到可怜。“下午好，孩子们。”他开始例行跟孩子们打招呼。从门口到讲台那点距离，对于长手长脚的他来说，似乎只是一步之遥。

“下午好，格雷欣老师。”课堂里响起稀稀拉拉的回应声。

将处于睡眠模式的电脑打开，很快，身后的互动白板上出现了“家谱图”几个字。马修斜靠在讲台一角，这样他可以很容易地操控电脑键盘。“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做一个很重要的作业，这个作业的成果将会在我们全村年底举行的圣诞庆祝节目中展示出来。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祖先。那么，谁来说一说祖先的真正含义？”

一个留着厚厚的黑发，长着一张小蜘蛛猴脸的小男孩急吼吼地举起了手。因为急着抢答，他一下子撞到了自己的椅子。

“山姆？”马修回应到，尽可能不让自己的声音显露出丝毫不耐烦来。全班上下，老是这个山姆·克卢洛急不可耐地抢着回答问题。

“老师，所谓的祖先就是你的家人。当然不是指现在还活着的家人，而是之前已经死去了的所有的家人。就像，嗯，你的祖父母以及他们的祖父母。”

“回答正确。我们的祖先就是在我们之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家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才会有我们的存在。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基因都是从我们一代代的祖先那里延续下来的。那么，有人知道家谱图又是指什么吗？”

山姆·克卢洛唰的一下子，又一次举起了手。除了自告奋勇的山姆，班里其他学生要么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要么是因为终于有人能够回答老师的提问，不必担心老师叫到自己而一脸庆幸的表情。这一次，没等马修开口，山姆就直截了当地侃侃而谈起来：“老师，家谱图就像是勾勒出你的家庭全部历史的一张图表。上面会列举你家族中每个人的生日，结婚日，和谁结婚，什么时候有了下一代，还有什么时候去世等所有相关事项。”

“你答得完全正确，山姆。接下来我们大家会花几周时间，尽可能地画出我们每个人自己家族的家谱图。你们有些人会发现，要完成这个作业并不难，特别是那些家族几代人都居住在附近地区的同学，你们很容易就能从本教区的记录中找出自己家族的轨迹。当然，如果你的家族相对而言较晚定居于这个地区